

反移民因素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发展前景^{*}

李济时 杨怀晨

【摘要】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全球移民流动大潮与反移民因素之间的巨大矛盾背景下的产物。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移民为基础动因和核心诉求。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加速、移民流动现象大为增加，使得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主张备受欢迎。法国的主流民意认为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支持限制移民。法国的移民政治议题仍然在继续发酵，马克龙政府也在进行新的移民法案改革，试图掌握移民议题的主动权。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不会轻易消退，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不断产生冲击。同时，欧美始终存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声音和力量，其与右翼民粹主义也将产生持久的碰撞，深刻影响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法国；反移民；右翼民粹主义；国民联盟；勒庞

中图分类号：D7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888(2023)02-0054-14

引用格式：李济时，杨怀晨. 反移民因素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发展前景 [J]. 法国研究, 2023, 129(02):54-67.

DOI: 10.20014/j.cnki.fs.2023.02.004

当今欧美政治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便是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2022年欧洲的几次重要选举，如法国、瑞典和意大利都显示出右翼民粹主义继续得势。在这些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打出的最突出的旗号之一就是“反移民”。法国是右翼民粹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法国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也是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些年又崛起了更为极端的泽穆尔及其领导的“再征服”党。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助课题“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反移民’因素探究”（项目编号：2020-G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考察法国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中的反移民因素，不仅对于理解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因与影响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判断其未来走向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的未来走向都有重要意义。

一、移民政治的全球背景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非殖民化和西欧工业扩张对额外劳动力的需求，欧洲的移民不断增加，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欧洲不得不面对社会融合和排外情绪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影响的仇外主义政党的崛起。^①就法国而言，非裔移民（几乎都是北非移民）最为突出，人数从 1968 年的 65 万人增至 1980 年的 157 万人，^②陡增的非欧裔人口引发了怀疑与恐慌，激发了西欧国家的排外情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反移民成为受移民影响较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诉求。它们展开反移民、反一体化斗争，占据了移民政治的先机。正如卢克·马奇所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右翼民粹主义者比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善于利用种族和民族主义的不满，并附和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和对个人主义的强调。”^③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④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为代表的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坛上逐渐崛起，与当时移民问题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有密切的关联。

20 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加速、移民流动现象大为增加，来到欧洲和法国的移民的规模与以前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就使得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主张更加受欢迎。由于当前欧盟部分法律的地位高于成员国国内法，而这些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民族国家掌控本国边境和执行移民政策的能力。所以，很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试图在本国通过立法或公投改变这一状况，重新把本国主权置于优先地位。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勒庞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通过公投来改革法国的宪法，以行使其优先性（优先于欧盟法律），并保护自己免受移民的侵害。”^⑤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可以说老勒庞都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老勒庞甚至曾经因为亲法西斯主义的言论而受到广泛谴责，由于一再发表否定纳粹大屠杀和反犹言论，1998 年他被法庭判决剥夺政治权利两年，2002 年他

① Michael Bernhard and Daniel O'Neill,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2(2019), p.353.

② Hans-George Betz, "The New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4 (1993), pp.415-416.

③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121.

④ 以下简称“老勒庞”。本文中“勒庞”皆指其女、现任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⑤ 夏莹编译：《欧洲勒庞访匈牙利获“款待”或与欧尔班组“极右联盟”》（2021-10-27），欧洲时报网，<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france/2021-10-27/902949283098406912.html>，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被欧洲议会投票开除。但即便如此，老勒庞在国内仍然受到相当部分民众坚定支持，2002年总统选举中，他竟然令人震惊地挤掉广被看好的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但是，在第二轮老勒庞得票率不到20%，与第一轮相比没什么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国民阵线^①的选民支持度的“天花板”。2007年，勒庞以79岁高龄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只获得10.5%的选票。所以，虽然老勒庞的极端言论并没有损害其在自己铁杆支持者中的影响力和信誉，但其极端主张和信口开河的风格确实也成为国民阵线发展的“瓶颈”。老勒庞的影响不仅来自他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而且来自他提出的一整套的纲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移民方面。反移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保持民族纯洁性。这种对民族纯洁性的强调，与“大替代”理论有密切的关联。当前在欧美颇为流行的“大替代”理论实际上就起源于20世纪初法国民族主义者莫里斯·巴雷斯，2011年又因法国作家雷诺·加缪出版《大替代》一书得到普及。^②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阴谋论，相信“自由派精英”正在通过移民等方式使欧洲白人成为少数民族甚至“种族灭绝”。^③

2011年，老勒庞把国民阵线党领导人职位传给自己的女儿玛丽娜·勒庞，宣告了老勒庞时代的结束。玛丽娜·勒庞提出了“法国人优先”的口号，与大洋对岸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遥相呼应。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因此在吸引了一部分坚定支持者的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民众的强烈反感。但是，勒庞从2012年到2022年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取得更佳的成绩，这表明其右翼民族主义主张在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国民阵线成立以来，出现了三次重要的选举突破：1986年国民议会选举、2002年总统选举和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两次突破都不具有持续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老勒庞和国民阵线的选举“天花板”。而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突破是在勒庞接棒之后出现的，2017年总统选举和2022年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中不断的新进展，显示出这次突破的持续性。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以25%的得票率成为法国得票最多的政党，比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暴增18.5%，而中右大党——人民运动联盟^④和当时执政的中左大党——社会党得票率为20.7%和14.3%，分别屈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一年后的法国大区选举第一轮国民阵线得票率为27.7%，比2010年上升16.3%，再次位列第一。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突破实际上已经预示了2017年和2022年大选的趋势，也预示了中左、中右两大党在今后

^① 勒庞在2018年把父亲创立的“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由于“国民阵线”这个名称负载了大量的历史因素，所以本文在谈国民联盟2018年以前的情况时，仍然使用“国民阵线”这个名称。

^② 俞风：《“大替代理论”激化美国种族冲突》，《环球时报》，2022年5月18日，第15版。

^③ Tracy Mcnicoll, Aude Mazoue, “‘Créolisation’: Candidates clash on immi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2022-02-15), <https://www.france24.com/en/france/20220215-cr%C3%A9olisation-as-right-wingers-tout-assimilation-m%C3%A9lenchon-levies-creole-counterpunch>, 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6日。

^④ “人民运动联盟”于2015年5月改名，有的称之为“共和党”。本文依据外交部网站译名称之为“共和国人党”。

若干年的衰落。在前两次选举突破后，主流政党能够联手封杀国民阵线，但在 2014 年之后主流政党不仅再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自身也走向衰落。

2014 年和 2015 年国民阵线的选举突破，当然有欧洲难民危机这一重要因素，但是此后在勒庞领导下国民阵线加速转型和“主流化”，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国民阵线取得的突破，使得其突破具有了持续性。2017 年勒庞的得票率冲高到三分之一左右，已经令法国和世界震惊。马克龙曾经信誓旦旦要击败极右势力，人们也曾寄予厚望。但五年后的 2022 年总统选举，勒庞的得票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大幅增长。

在 2022 年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仍然取得了胜利，但以往在主流候选人与民粹主义候选人相争时，在主流民意的倾力支持下一般都应该以大比例轻松获胜，而此次与以前相比，马克龙的优势在萎缩，勒庞的冲击力不断增大，甚至已经具备掀翻主流候选人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龙的胜利隐含着巨大的失败。尤其是，国民联盟在 2022 年 5 月国民议会选举后已经成为第二大单一政党议会党团，拥有 89 名议员，这一力量成为勒庞以及国民联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右翼民粹主义不再像前几次大选一样只是在总统选举中昙花一现，而是在国民议会中拥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后五年都将在国家政治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移民为基础动因和核心诉求，现在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反移民。毕竟要成为一个有执政潜力的政党，还必须面对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但是，很多选民的反移民诉求仍然强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软化反移民立场的结果就是新的强硬右翼民粹主义者或者政党的崛起。在法国，这就是“泽穆尔现象”。在 2022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共有 12 位总统候选人参加第一轮选举，除最有竞争力的马克龙、勒庞、梅朗雄三人，还出现了一匹黑马——“再征服”党的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拿下了 7.07% 的选票，居于第四位，靠的就是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

总之，法国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的两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表明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成为法国政治的常态。在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和传统政党日益受到质疑的大背景之下，传统的左右之争已经让位于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①

对于这一新格局形成的基本原因，我们需要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动因——反移民议题和政党政治的互动两个方面去分析。

二、法国反移民议题持续发酵与不同的政党立场

1. 法国当前的移民形势与民众的态度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2022 年公布的法国移民状况的报告书，2021 年共有 700 万左右外国移民居住在法国（其中有 250 万人已获得法国国籍），

^① 李济时、杨怀晨：《从左右之争到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基于 2022 年法国选举的考察》，《欧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88-90 页。

约占总人口 6760 万的 10.35%。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还提供了近 100 年内法国移民总数变化图（见图 1）。从这张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法国的移民比重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从 2000 年以来这一趋势出现了加速。此外，还有 80 万人是出生在法国的外国人。这两个数据相加，就是说总共有 780 万外国人，^① 占总人口的 11.54%。而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大量的非法移民（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按照这种趋势，法国正在向一个移民国家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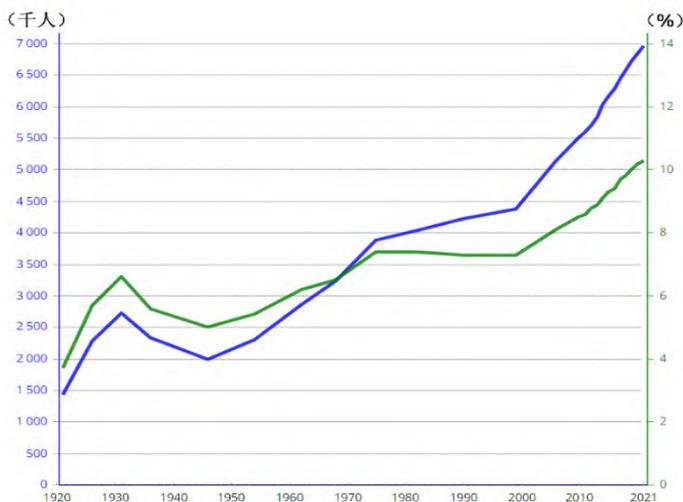


图 1 法国移民总数变化图 (1920—2021)

资料来源：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 L'essentiel sur... les immigrés et les étrangers »,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3633212>,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与欧洲其他出现移民潮的国家一样，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大量增加，在法国也造成了三大困扰：福利挤占、社会融入困扰和社会治安冲击^②。面对如此汹涌的移民潮，法国民众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 (IFOP) 分别在 2018 年和 2022 年就移民问题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包括了五个主观指标：打击非法移民的必要性、移民带来的经济问题、外国人的社会融入、对移民的欢迎程度、移民为法国做出的贡献。可以发现，主张打击非法移民的比率从 2018 年的 53% 进一步上升到 61%，而欢迎移民的比率从 36% 下降到 30%。但对移民对法国做出的贡献的看法反而有所改善，这应该主要是欢迎移民的法国人的一种看法。在移民是否造成经济负担的问题上，法国人的看法比较平衡，显示出也有很多人看到移民给法国社会经济带来的益处。同时，仍有四成法国人相信移民能很好地融入法国。

^①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 L'essentiel sur... les immigrés et les étrangers »,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3633212>,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② 李济时、Mattias Ottervik: 《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瑞典的政治变局及其政策影响——以 2022 年瑞典议会选举为中心的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 年第 4 期，第 140 页。

表 1 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 (IFOP) 移民态度调查 (%)

	2018 年 11 月	2022 年 11 月
打击非法移民	53	61
移民带来经济负担	52	48
促使外国移民融入	41	40
欢迎移民	36	30
移民对法国经济、文化和人力的贡献	16	21

资料来源: Ifop-Fiducial pour Sud Radio, « Le regard des Français sur l'immigration », <https://www.ifop.com/wp-content/uploads/2022/11/118724-Rapport-SR-N201.pdf>,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从上述法国民调机构所做的调研来看, 法国的主流民意认为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大多数支持限制移民。除了社会经济的因素之外, 这种对移民的“恐惧症”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当前法国兴起了一种“新民族主义”, 其核心是“身份认同”, 面对“他者”——外国移民、伊斯兰教群体、英美文化霸权——壮大时, 就会越发膨胀, 而极右翼政党与媒体又不断渲染夸大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 最终促成了法国人越发强烈的排外情绪。^①

当然, 法国社会上下对于移民问题也处于一种认知撕裂的状态, 这种认知的撕裂也反映在不同政党的立场上, 从而对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 反移民议题上的政党立场

当前的法国, 在移民议题上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力量主要是以马克龙为首的执政党、右翼民粹主义的国民联盟和泽穆尔成立的“再征服”党、右翼的共和党人和左翼民粹主义的“不屈的法兰西”党。

在移民议题上立场最为极端的的就是极右翼政客泽穆尔。他是“大替代”理论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的支持者。泽穆尔预言整个法国将很快被移民“占领”, 几十年内将发生宗教冲突;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 穆斯林将赢得即将到来的内战, 并将法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②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认为, 泽穆尔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右翼政党在人们关心的问题(包括移民和伊斯兰教)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变得软弱, 当党内政客们提出强有力的想法时, 就会被斥为极端主义者和极右翼。这就造成了政治辩论的真空, 泽穆尔并不是这种真空的原因, 而是它的症状。^③

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并非阴谋论的支持者, 但是她要求法国重新掌控移民政策, 采取更加严格的政策规制移民和难民。勒庞在 2022 年总统选举整个竞选过程中试图营造一种作为“家庭中的母亲”照管法国的形象, 注重消费者的购买力问题, 同

^① 关于法国的这种新民族主义, 参见姜程淞: 《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政治镜像》, 《欧洲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第 108-129 页。

^② Adam Sage, “Le Pen on track for election run-off with President Macron”, *The Times*, October 29, 2021.

^③ Charles Bremner, “French election 2022: conservatives are drowning under a wave of populism” (2021-10-20),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french-election-2022-conservatives-are-drowning-under-a-wave-of-populism-f3nx89hl3>,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时她也始终坚持极右翼的象征性议题，如移民、安全、国家认同和主权。^①

共和党作为中右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党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受到右翼民粹主义主张的影响。2022年总统选举，该党候选人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曾向选民保证“‘大替代’绝不会发生”。^②佩克雷斯后来辩称自己并非阴谋论信徒，但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使用白人民族主义阴谋论话语，可以看出保守派在移民问题上想要与极右翼分一杯羹的心态。

作为中间派的马克龙并不排斥移民和收留难民。在2022年总统选举纲领中，马克龙再次强调法国有义务为难民提供庇护，指出仍有数十万人无法获得难民庇护资格，同时来到法国的移民也很少有机会融入法国。为此，马克龙将移民融入法国社会作为第一要务，他提出移民接受的法语教育应当能让他们达到欧标B1（入籍申请标准），以此来换取十年合法居留权；同时要加强向移民灌输法国的价值观，特别是世俗主义和对女性权利的尊重。其次，马克龙主张应当鼓励外国人才进入法国交流、工作、学习，缩短高学历者和技术人才申请签证的流程。最后，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欢迎难民，但是法国必须加强边境巡逻，避免外国人非法入境，同时那些“不被接纳的人”必须离开法国，显然这里指的是无法很好地融入法国社会以及不能接受法国价值观的外国人。^③

马克龙所主张的是要加快移民融入法国的过程，办法就是要搞法语教育，要把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价值观灌输给移民。这其实也反映了法国的认同焦虑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价值观。马克龙提出加速移民融合的观念，其实就是想要用一种技术官僚的手段去温和地解决这个问题。

梅朗雄则是秉持亲移民立场，其难民政策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即他认为法国有义务帮助那些逃离本国“暴政”与战乱的民众。梅朗雄表示移民是法国历史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五分之一的法国人是移民的后代，然而恐惧移民的排外情绪正在分裂法国。梅朗雄抨击法国国内的排外情绪，指责欧盟国家无法为难民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庇护，还要求打击煽动极端种族仇恨的个人。但是他也承认移民已成为法国的重要政治议题，因而提倡一种“人道、团结、理性和务实”的移民政策。他指出现有的移民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并表示控制移民最好的办法是终结战争、

^① Elaine Ganley, “Le Pen’s far-right vision: Retooling France at home, abroad, Associated Press” (2022-04-22), <https://apnews.com/article/2022french-election-marine-le-pen-vision-1dc32d753e839a2c1871db3bb47a3e2f>,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② Justine Faure, « Présidentielle : Valérie Pécresse se défend de valider la théorie du ‘grand remplacement’ » (2022-02-14), <https://www.tf1info.fr/politique/presidentielle-2022-la-candidate-ir-les-republicains-valerie-pecresse-se-defend-de-valider-la-theorie-du-grand-remplacement-2210788.html>,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③ 马克龙 2022 年总统选举纲领中的移民政策，参见 « Le programme d’Emmanuel Macron concernant l’asile et l’immigration », <https://en-marche.fr/emmanuel-macron/le-programme/immigration-et-asile>,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贫困与气候危机，这些灾难迫使人们逃离母国、前往欧洲寻求生计。^①

梅朗雄比较坚持法国传统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他认为，法国不应该去同化移民，而是要把这些移民的文化拼合起来，去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一过程称为“克里奥尔化”（Créolisation），而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克里奥尔式”多元文化才是人类历史的趋势，因此法国要做的是包容而非同化。同时他也抨击某些政客利用种族主义获取政治支持的行为。^② 这些观点是和其他人很不一样的。

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对移民的态度来看，体现出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冲撞。马克龙只提修改法律政策，而梅朗雄则试图重塑法国人的民族观。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大都希望从人道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角度去对待移民，适当进行限制和管控，而右翼政党支持者，尤其是像勒庞、泽穆尔等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者，就完全对于移民采取拒斥的态度，甚至认为不应该再有任何移民。当然右翼民粹主义阵营也出现了分裂，采取极端立场的泽穆尔与持有审慎态度的勒庞之间出现了裂痕。所以，在当前的法国，既有把国民联盟拉向更激进的移民政策的极端主张，也有牵制其激进的左翼力量和声音，更有试图平衡中和的中间派主张。

三、反移民议题上的最新辩论与政策博弈

在 2022 年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后，法国的移民政治议题仍在继续发酵。一方面，与移民相关的刑事案件仍然高发，一些案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另一方面，马克龙政府也在进行新的移民法案改革，试图掌握移民议题的主动权。

近年来，法国饱受暴力恐袭案的困扰，一些袭击案引起国际广泛关注。2022 年大选过后，在法国酝酿新的移民法案之时，又发生了数起与移民相关的重大刑事案件。

首先是罗拉被害案。2022 年 10 月，巴黎这名 12 岁的女孩被一名已经被命令离境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移民杀害。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导致了媒体称为的“政治风暴”。法国多地爆发抗议，泽穆尔在巴黎参加了抗议活动，他将这起谋杀案称为“法兰西谋杀案”（Francocide），^③ 继续渲染其一贯的强调移民危害的观点。勒庞发表声明表示“震惊”，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同一种罪行，现在需要我们采取有效行动”。^④ 她还利用议会讲坛发声说，秘密移民犯下了太多罪行，但是却无法被驱

① L'Union Populaire, « MIGRATIONS : Pour une politique migratoire humaniste et réaliste », <https://melenchon2022.fr/livrets-thematiques/migrations/>,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② Louis Metivier, « La notion de créolisation s'invite dans le débat Mélenchon/Zemmour » (2021-09-24), <https://la1ere.francetvinfo.fr/la-notion-de-creolisation-s-invite-dans-le-debat-melenchon-zemmour-1112395.html>,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③ Euronews with Reuters, “Political storm in France after murdered girl, 12, found in a suitcase” (2022-10-19), <https://www.euronews.com/2022/10/19/political-storm-in-france-after-murdered-girl-12-found-in-a-suitcase>,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④ Euronews, “Far-right march in Paris to protest ‘barbaric’ murder of Lola, 12, despite parents’ wishes” (2022-10-21), <https://www.euronews.com/2022/10/21/far-right-march-in-paris-to-protest-over-barbaric-murder-of-lola-12>,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逐出境。^①其次是火车站袭击案。2023年1月11日，巴黎国际性火车站——火车北站发生持械袭击案，造成6人受伤，袭击者又是一名已经被要求强制离境的来自利比亚的非法移民。此事再次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右翼《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篇评论直称：“火车北站不再是法国！”并指出火车北站受到暴力困扰“反映了一个受到不受控制的移民挑战的国家的形象”。^②

法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虽然2021年发布了14多万份对于非法移民的驱逐令，但执行率仅有9.3%，这一数据低于2019年的15.6%。^③这表明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执法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这种状况对于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的威信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2018年4月法国国民议会曾通过一项收紧庇护申请政策的移民法案。当时的内政部部长热拉尔·科隆说，法案旨在建立“更受控制的”移民体系，以便严格控制非法移民，同时便于进行驱逐。当时该法案遭到左右翼的反对，右翼批评该法案太过软弱，而左翼相反，认为该法案太强硬。尽管该法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但是赞成票仅有228票，还不足半数。^④2018年11月刚出任内政部部长不久的斯塔内曾表示，2018年法国驱逐非法移民数量大大增加，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层面实现转折性突破，并强调内政部将会采取一切措施，延续移民驱逐率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数年之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根据2022年的一项独家调查，有将近80%的法国人（79%）认为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效率不彰。这个比率让政府在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上非常颜面无光。本次民调所获得的另一个教训是，无论受访者的政治倾向如何，对政府缺乏信任的都占大多数。而在右派选民中，不信任的比率更高。^⑤

仍然严峻的移民形势激发的反移民情绪也引起法国社会上下的不安，导致仇外心态不断发酵，新纳粹组织重新抬头，反移民行为暴力也时有发生。法国内政部近年来多次警告过极右翼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解散了十几个小的新纳粹组织。^⑥2022年12月，巴黎市中心的库尔德社区发生一起重要枪击案，三名库尔德人遇害。这次不是非法移民杀害法国人，而是法国人杀害了合法的外国移民。行凶者是一名法国退休火车司机，一直有强烈的仇外倾向，而且曾经两次因为种族主义暴力而被起诉。最近一次是因为他在巴黎的移民营地持刀伤人被拘留一年候审。此

① Euronews with Reuters, “Political storm in France after murdered girl, 12, found in a suitcase” (2022-10-19).

② Amine Elbahi, « La gare du Nord n’a plus grand-chose à voir avec la France » (2023-01-12), <https://www.lefigaro.fr/vox/societe/la-gare-du-nord-n-a-plus-grand-chose-a-voir-avec-la-france-20230112>,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6日。

③ Euronews, “Far-right march in Paris to protest ‘barbaric’ murder of Lola, 12, despite parents’ wishes” (2022-10-21).

④ 龚鸣：《法国新移民法案饱受争议》，《人民日报》，2018年4月27日，第21版。

⑤ 珍妮特：《法国近79%民众认为政府驱逐非法移民不够有效率》（2022-10-28），<https://www.rfi.fr/cn/法国/20221028-法国近79-民众认为政府驱逐非法移民不够有效率>，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6日。

⑥ Charles Bremner, “Riots after racist kills three in Paris”, *The Times*, December 24, 2022.

次行凶实际上是在刚刚获释不久。行凶者说，自从 2016 年他在巴黎的家遭到入室行窃之后，一直想暗杀移民和外国人。^① 这起枪击案很快引发了暴力抗议和种族骚乱，防暴警察不得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

这表明，反移民心态在部分人群中日益强烈，因为感到政府不能有效保障社会安全，易发生反移民暴力行为，这与非法移民实施的刑事犯罪行为形成一种对应，更加恶化了法国的社会治安形势。

尽管法国社会中移民问题已经相当尖锐，反移民情绪相当高涨，但是也面临两大逆反因素：一是前面提到的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有影响，主张对移民采取宽容和人道立场的主张者仍然大有人在，法国长期以来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则成为这种主张者的护身符，要完全转到强硬的移民政策上还难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二是从现实来讲，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普遍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劳工短缺的严峻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移民来填补这一空缺。法国国内遭遇“用工荒”之苦的中小企业也强烈呼吁政府放松对劳工移民的限制。

马克龙政府近期提交的有关移民和申请庇护的新法律，宗旨是“对坏人坏，对好人好”。具体来说，就是大力减少非法移民，同时放宽移民劳工政策。马克龙承诺，这一法案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同时更高效地甄别移民群体的不同需求，加快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引导移民定居到“人口正在流失的农村地区”。^②

马克龙政府的新移民法重点是加快庇护审批程序，同时加大离境驱逐令的执行力度。庇护申请已经成为继边境管控之后移民管理的一个最大漏洞。庇护程序处理时间特别长，一般需要 12~18 个月才能做出决定。尽管庇护申请中高达 72% 的比例会被拒绝，被要求离开法国，但是这么长的等待时间内，庇护申请者已经在法国开始新生活了，甚至有的在法国生儿育女。这种情况下，被拒绝的庇护申请者（实际上已经成为非法移民）已经在法国立足，很难再驱逐他们。这就导致限期离境令的执行率非常低。而庇护申请的数量从 2008 年的 42599 份增长到 2019 年的 132614 份，^③ 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加的滞留法国的非法移民就接近 10 万人。对于“用工荒”问题，马克龙政府也考虑设置“人手紧缺”行业工作签证，让这些领域的无证劳工合法化。不过，针对外籍劳工居留放宽的建议已经引起了右翼和极右翼的强烈抗议：有的共和党议员宣布不会投票支持让非法移民“大规模正规化”的法案；国民联盟主席勒庞也将这部分内容视为“使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操作。^④

总体来讲，马克龙政府的移民新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右翼，但也不得不照顾到左翼对于人道主义难民政策的呼吁，还要考虑如何缓解已经十分突出的

① Adam Sage, “Paris takes to the streets over killing of Kurds”, *The Times*, December 27, 2022.

② Ouest-France, « Absurde, inefficace et inhumaine : Emmanuel Macron veut revoir la politique de l'immigration » (2022-09-16), <https://www.ouest-france.fr/societe/immigration/emmanuel-macron-annonce-un-projet-de-loi-sur-l-immigration-pour-debut-2023-ba25ef18-3512-11ed-919d-c96701fa2e2f>, 访问日期 2022 年 12 月 16 日。

③ Adam Sage, “Macron vows to get tough on failed asylum claims”, *The Times*, December 22, 2022.

④ 来米编译：《宽严并重 法国新移民法案出炉》，《欧洲时报》，2022 年 11 月 3 日，第 1 版。

企业“用工荒”问题。所以，马克龙称新移民法案“需要威严和人性化并举”。^①但是，由于仍然具有很强的平衡色彩，也很可能两边不讨好，导致新法案在国民议会“难产”。当然，从较少引起争议的改进庇护申请程序、加强非法移民驱逐这些方面入手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四、反移民因素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前景

未来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前景，要看四个方面：一是移民形势的发展状况及国民的态度，二是其他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对右翼民粹主义政见的吸纳程度，三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的关系，四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力——国民联盟自身的发展状况。

首先，尽管法国开始收紧难民庇护政策，试图加大对非法移民控制和驱逐的力度，但是面对不断涌来的移民难民，法国的移民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方面，外部的压力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加大移民管控的力度相比管控的需要仍然捉襟见肘。移民难民仍然蜂拥而来，这与法国的福利密切相关，也与管控仍然不力相关。这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长期存在的土壤。马克龙政府一直试图调和法国国内对于移民的不同利益和不同立场，平衡有效管控移民和外来劳工需求之间的矛盾，平衡左右翼在移民问题上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立场。应该说，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出台的政策，由于过于追求平衡，实际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前景，还要看法国政坛上其他政党对于移民问题的反应，尤其是其他大党的反应。由于当前社会党已经十分边缘化，主要就是看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和实力尚存的右翼共和国人党、马克龙的复兴党。

对于左翼尤其是激进左翼而言，还是会继续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由左派立场，基本上对移民持欢迎、尊重和善待的态度。而且，在法国这种态度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也就是说，相当大部分选民也接受这种态度。

执政党在移民问题上试图兼顾左右两种立场，平衡移民管控和外来劳工需求两个方面，但显然就目前而言，前者更为优先一些。在2022年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之后，由于面临右翼民粹主义的更大冲击，马克龙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更加强调移民管控问题。当然，囿于平衡各方的局限，马克龙政府也不可能全盘吸收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

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右翼主要政党共和国人党的走向。共和国人党一般属于中右，素来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而且向右偏移已有先例。萨科齐在200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得票率达到31%，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该党的最高点，而老勒庞的得票率却降至只有10%之多。而就在2002年选举中，老勒庞令人意外地凭借接近17%的得票，首次进行第二轮选举。这是有关联的。正是因为因为在2002年选举中老勒庞

^① 贾言编译：《马克龙总统：移民法要“威严和人性化并举”》，《欧洲时报》，2022年12月6日，第5版。

的惊人表现，萨科齐意识到极右的威胁，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部分采纳了老勒庞的主张，从而抢夺了老勒庞的不少选票，使得老勒庞的得票率在十几年中首次下降。现在共和党为保住右翼阵地，也开始倾向于反移民立场。在 2022 年 12 月的新党首选举中，埃里克·西奥蒂（Eric Ciotti）当选。他被认为是党内强硬派，竞选主题围绕失控的移民问题和大规模减税。^① 如果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向右偏移，显然会侵蚀国民联盟的阵地。因为国民联盟也试图争夺中间阵地，否则不可能取得选举的最终胜利。在历史上，共和党自许为主流共和派，是坚决反对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威胁的国民联盟的，两者很难结盟。但如果两者发生激烈的竞争，则只能有利于中间派。

再次，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已经形成传统和新兴极端右翼民粹主义两股力量。泽穆尔及其成立的“再征服”党即是后者的代表。甚至勒庞家族本身也已经分裂，老勒庞和勒庞 32 岁的侄女玛丽安·勒庞（Marion Maréchal-Le Pen）都倒向了泽穆尔。玛丽安·勒庞在极右的天主教阵营中拥有自己的支持群体，并在里昂开办了一所右翼政治学校。但是，勒庞的大姐仍然与她站在一起，其姐夫更是其首席策略师。^②

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有向强硬立场靠拢的趋势，而国民联盟树立的反移民品牌也不可动摇。但国民联盟要时刻注意共和党抢占自己的阵地和泽穆尔的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可能借助移民政治中的偶发刺激事件形成新的冲击。

在 2022 年总统选举中，面对泽穆尔的冲击波，勒庞的选择是重新强调极右主张，证明自己才是极右阵营的旗手。比如她到警察局访问，宣称犯罪和街头暴力已经在全法国蔓延，已经不再局限于贫穷的大城市郊区，这是政府和警务部门的完全失败，并且宣称 95% 的街道暴力是由移民、外国人或者移民后代造成的。^③ 这样就把犯罪和街头暴力问题与移民问题关联在了一起。勒庞将决选描述为“社会的根本选择，甚至是文明的选择”，她将捍卫“法语、国家的传统和习俗以及世俗主义和平等的价值观”。^④

在泽穆尔的冲击下，尽管勒庞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拾回强硬的民族主义右翼话语，但是她试图“塑造一种保护性民粹主义品牌，而拒绝进入被泽穆尔控制的完全毒化了领域”，并强调其政治家族已经抛弃了抗议性候选人的定位，已经从边缘化的分裂姿态中走出来，使之转化为一个可信的体制内政党。^⑤ 这针对的是泽穆尔过于恶毒极端的民粹主义言论。这些言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发泄，只能吸引部分极端倾向的民众，反而会引来大多数选民的反感。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新的极端右翼团体，

① 贾言编译：《西奥蒂当选党魁共和党面临团结挑战》，《欧洲时报》，2022 年 12 月 13 日，第 5 版。

② Charles Bremner, “Are these the last days of the Marine Le Pen political dynasty?”, *The Times*, December 27, 2021.

③ Adam Sage, “Le Pen on track for election run-off with President Macron”.

④ Adam Sage, “French election 2022: Marine Le Pen eyes left-wing voters in pursuit of shock victory”, *The Times*, April 11, 2022.

⑤ Charles Bremner, “Are these the last days of the Marine Le Pen political dynasty?”, *The Times*, December 27, 2021.

勒庞坚决与之切割。她公开呼吁内政部部长对极右翼种族主义团体采取行动。这“被视为努力将她的政党与极端分子分离，而这些极端分子构成了该党 50 年前由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创立的国民阵线的基础”。^①

最后，勒庞以及国民联盟自身也在加强建设，向着执政党的目标而努力。国民联盟已经开始为 2026 年大选布局。勒庞让出党主席之位，专注于议会党团的工作。她选定的接班人、年仅 27 岁的巴尔戴拉（Jordan Bardella）于 2022 年 11 月顺利当选新主席。一方面，作为拥有 89 名议员的国民议会第二大政党的党团领袖，勒庞拥有坚实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议会内政党领袖的活动将使勒庞丰富自己的政治历练，在下次总统大选中更具竞争力。让出党主席之职，同时保证了自己选定候选人的接任，也使勒庞能够保持对国民联盟的掌控力，使该党始终成为自己有效的竞选机器。在党内，巴尔戴拉受到一些批评，认为其强调“民族认同”的立场接近泽穆尔。在涉及包括打击移民等国民联盟最关注的议题时，巴尔戴拉保证将继续“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关心民众的基本生活担忧，一方面关心法兰西民族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②

法国的政党存在一定的个人化问题，即政党因个人而成立或兴衰，典型如马克龙之于复兴党、梅朗雄之于“不屈的法兰西”党、勒庞之于国民联盟。这在欧美国家中是不多见的。如果马克龙之后复兴党不能推出有力的候选人并赢得总统选举，也就很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甚至本身可能泡沫化。如果新中间派失去马克龙这杆大旗，而又找不到新的具有号召力的人物，那么技术官僚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的优势就会大幅削弱。当然，民粹主义内部也有许多隐忧。比如，梅朗雄由于年事已高，不太可能再参加下次总统选举；勒庞也表示不会再次参选。但是，勒庞毕竟只有 57 岁，如果下次总统选举，其他候选人都缺乏号召力，勒庞将成为最有资历的候选人。如果那时移民形势仍然严峻，社会经济形势亦不佳，经过了更多政治历练的勒庞即使不能成功当选，也依然能够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结语

移民政治已经成为欧美过去二三十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欧美政治，而且将继续极大地影响欧洲政治的走向。法国是我们考察反移民因素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和发展前景的影响的最典型案例之一。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全球移民流动大潮与反移民因素之间的巨大矛盾背景下的产物。这一背景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这就决定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不会轻易消退，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不断地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冲击。

^① Charles Bremner, “Riots after racist kills three in Paris”, *The Times*, December 24, 2022.

^② 王简编译：《极右更新迭代 少壮派接棒国民联盟党主席》，《欧洲时报》，2022 年 11 月 7 日，第 5 版。

同时，欧美也始终存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大声音和力量，其与右翼民粹主义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持久的碰撞。这种碰撞影响之下，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前景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与分析。

作者简介：李济时，山东高密人，国际政治学博士，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与治理、欧洲政治。杨怀晨，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左翼政治。

（责任编辑：叶子珊）



Les facteurs anti-immigration et la montée du populisme de droite en France et ses perspectives de développement

LI Jishi, YANG Huaichen

Résumé: La montée du populisme de droite en France est le produit de la grande contradiction entre la mondialisation et le nationalisme, les flux migratoires mondiaux et les facteurs anti-immigration. Le populisme de droite fait de l'anti-immigration sa motivation de base et sa revendication principale. L'accélération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la forte augmentation des flux migratoires depuis la fin du XX^e siècle ont rendu populaires les revendications anti-immigration du populisme de droite. La majorité de l'opinion publique française estime que l'immigration est devenue un problème grave et propose de l'limiter. La question politique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continue de susciter de vifs débats, et le gouvernement Macron apporte de nouvelles réformes au projet de loi sur l'immigration pour tenter de prendre en main cette question. Le populisme de droite en Europe et aux États-Unis, y compris en France, ne disparaîtra pas facilement et pourrait même continuer à avoir un impact dans certaines conditions. Dans le même temps, il y aura toujours des voix et des forces fortes du multiculturalisme en Europe et aux États-Unis, qui se heurteront durablement au populisme de droite, ce qui affectera profondément leurs perspectives de développement.